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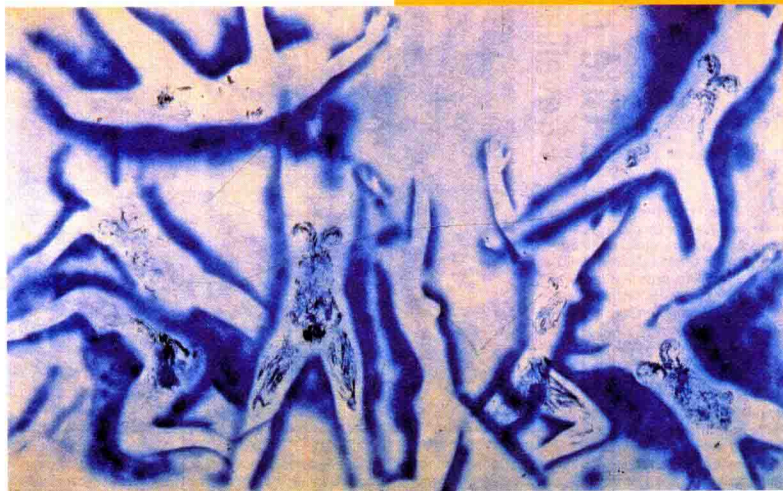
中法视角

法国哲学研究

第一辑

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莫伟民——主编



思考到底重要吗？

[法] 福柯

造反难道没用吗？

[法] 福柯

康德美学中的发生观念

[法] 德勒兹

卢梭与有罪的反思

[瑞士] 斯塔罗宾斯基

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政治学继续，宗教再临

[法] 巴里巴尔

：海人民出版社

01

法国 哲学研究

01

第一辑

莫伟民 _____ 主编

姜宇辉 _____ 本辑执行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哲学研究. 第1辑/莫伟民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ISBN 978-7-208-14557-3

I. ①法… II. ①莫… III. ①哲学-法国-文集
IV. ①B56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2352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陈 酌

法国哲学研究(第一辑)

莫伟民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 插页 3 字数 345,000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557-3/B·1279

定价 68.00 元

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Française

N° 1

Sous la direction de Weimin Mo

目录

福柯专栏 / Michel Foucault

- 3 [法] 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 译
思考到底重要吗?
- 8 [法] 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 译
造反难道没用吗?
- 13 [法] 米歇尔·福柯 汪炜 译
癫狂与社会
- 21 [法] 菲利普·萨博 王春明 译
僭越书写和对僭越的思考：福柯论萨德与巴塔耶
- 38 莫伟民 福柯“生命政治”重要术语辨析

德勒兹专栏 / Gilles Deleuze

- 55 [法] 吉尔·德勒兹 曹伟嘉 译
康德美学中的发生观念
- 74 曹伟嘉 德勒兹“康德美学文”的双重奠基及其质料效应
——兼与 Daniel W. Smith 先生商榷
- 100 王礼平 德勒兹的逻辑
- 128 姜宇辉 光的宇宙与死亡直觉
——梅亚苏、德勒兹与思辨实在论式的“还原”

亨利专栏 / Michel Henry

- 157 [比] 乔治·范·如一 崔伟锋 译
一种新的本体论现象学：米歇尔·亨利的哲学
- 175 崔伟锋 胡塞尔意向性现象学与米歇尔·亨利的内在性生命现象学
——以“材料”概念为例
- 197 刘 宏 论米歇尔·亨利的感触性主体

神学专栏 / Théologie

- 213 [瑞士] 让·斯塔罗宾斯基 汪 炜 译
卢梭与有罪的反思
- 230 王春明 巴塔耶“无神学”思想探析
- 252 陆 扬 否定神学：德里达与伪狄奥尼修

主体哲学专栏 / Philosophie du sujet

- 269 [法] 艾蒂安·巴里巴尔 蓝 江 译
二十一世纪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继续，宗教再临
- 289 [法] 布鲁诺·卡尔桑蒂 谢 晶 译
现代人的立法者

- 305 [法] 芭芭拉·卡桑 张逸婧 译
拉康是个魔术师?
- 311 张逸婧 利科对先验主体性的批判
- 324 余瑞丹 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世界本体论”的批评
- 338 邵奇慧 从表达到“世界之肉身”: 论梅洛-庞蒂表达理论中的“深度”
- 355 杨大春 实存哲学与概念哲学的殊途同归
——走向一种物质现象学

SOMMAIRE/CONTENTS

Michel Foucault

- 3 Michel Foucault
Est-il donc important de penser?
- 8 Michel Foucault
Inutile de se soulever?
- 13 Michel Foucault
La folie et la société
- 21 Philippe Sabot
Écritures transgressive et pensée de la transgression: Sade et
Bataille lus par Foucault
- 38 Weimin Mo
L'analyse du lexique de biopolitique chez Michel Foucault

Gilles Deleuze

- 55 Gilles Deleuze
L'idée de genèse dans l'esthétique de Kant
- 74 Weijia Cao
La double fondation dans la reconstruction deleuzienne de
l'esthétique de Kant: un effet de matière et une discussion

avec Daniel W. Smith

100 Liping Wang

Logique de Gilles Deleuze

128 Yuhui Jiang

Le Cosmos de lumière et l'intuition de la mort: Meillassoux,
Deleuze et la "réduction" spéculative

Michel Henry

157 Georges Van Riet

Une nouvelle ontologie phénoménologique: la philosophie de
Michel Foucault

175 Weifeng Cui

La phénoménologie intentionnelle de Husserl et la
phénoménologie immanente de la vie de Michel Henry: au
point de vue de la "matière"

197 Hong Liu

Discussion on Michel Henry's affectivity

Théologie

213 Jean Starobinski

Rousseau et la réflexion coupable

230 Chunming Wang

Sur l'athéologie de Bataille

252 Yang Lu

Negative theology: Derrida and Pseudo-Dionysius

Philosophie du sujet

269 Étienne Balibar

Critique in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still, and religion again

289 Bruno Karsenti

Le législateur des modernes

305 Barbara Cassin

Lacan sophiste?

311 Yijing Zhang

La critique ricœurienne de la subjectivité transcendante

324 Ruidan She

De la critique heideggerienne de l'ontologie du monde cartésienne

338 Qihui Shao

De l'expression à "la chair du monde" : sur le concept de "profondeur" dans la théorie de l'expression chez Merleau-Ponty

355 Dachun Yang

La même destination de la philosophie de l'existence et la philosophie du concept: vers une phénoménologie matérielle

福柯专栏 | Michel Foucault

思考到底重要吗？*

[法] 米歇尔·福柯 莫伟民 译

埃里蓬：在选举之夜^①，我们曾向您询问您的初始反应。您并不想回答。但今天，您觉得可较为自在地谈论……

米歇尔·福柯：实际上，我曾认为选举本身是一种行动方式。在选举以后，该由政府来行动。现在该是对开始要做的一切作出反应的时候了。

总之，我相信，我们必须认为民众成长到足以在选举时能自行作出决定，随后在必要时感到喜悦。此外，在我看来，他们应付自如。

埃里蓬：那么，您今天的反应是什么呢？

福柯：我对三件事有强烈印象。20年来，一系列问题已从社会内部被提出来了。长期来，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权利在“严肃的”和制度的政治学中被明确指出。

社会主义者们似乎一度是唯一把握这些问题的现实并加以重复的人——可能这并非与他们的获胜毫不相干。

其次，相关于这些问题（我尤其想到司法或移民问题），初始的解决措施或初始的宣告与我们所说的一种“左派的逻辑”（logique du gauche）完全相符。这就是密特朗当选总统的原由。

第三，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解决措施并不是在多数人舆论（l'opinion majoritaire）的方向上发生作用。无论在死刑问题上，还是在移民问题上，所

* “Est-il donc important de penser ?” 载《解放报》（*Libération*），第15期，1981年5月30—31日，第21页。这是福柯与迪迪埃·埃里蓬（D.Éribon）的访谈。译者莫伟民，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随着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左派执政了。

作出的种种选择并不遵从最流行的舆论。

这就并不符合有人关于在最近 10 年或 15 年内提出的所有那些问题的空洞无效（l'inanité）所能说的一切；不符合有人关于左派在治理时不存在逻辑这个情况所能说的一切；不符合有人关于所提的初始解决措施具有的蛊惑人心的灵巧便利（les facilités）所能说的一切。关于核技术、移民、司法，政府通过援引一种并不在多数舆论这个方向上行进的逻辑，就对实际所提的那些问题作出了决定。而且，我肯定大多数人会赞同这种处事方法，即使并不赞同那些措施本身。说这点，我并不意味着大功告成、万事大吉、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一下了。这些初始解决措施并不是一个宪章，但它们也远胜于一些象征性姿态。

请把这与吉斯卡（Giscard）在当选第二天所做的事作比较：与囚犯们握手。这纯粹是向并不属于他的全体选民作出的一个象征性姿态。今天，我们拥有一组初始的实际解决措施，这组措施也许与一部分选民相抵触，却标志着一种治理风格（un style de gouvernement）。

埃里蓬：这实际上是一个似乎将要确立起来的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

福柯：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具体问题，只有密特朗胜利当选以后，这个问题才会变得明显。在我看来，这个当选似乎被许多人体验成一种胜利——事件（événement-victoire），即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改变。这并不是被治理者已取代了治理者。毕竟，这是一个在政治阶级内部发生更替的问题。人们进入了党派治理及其包含的种种危险，决不能遗忘这一点。

但是，基于这种改变而处于存亡攸关的，是要知道是否有可能在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确立一种将不再是征服的关系，而是一种工作（le travail）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系。

埃里蓬：您是想说将有可能与这个政府一起工作吗？

福柯：我们必须摆脱这个困境：你要么赞成，要么反对。毕竟我们可以直面政府并挺立着。与政府一起工作，这既不意味着屈从，也不意味着全盘接受。我们既能一起工作，又桀骜不驯。我甚至于认为这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埃里蓬：在批评家米歇尔·福柯之后，我们将看到改良主义者米歇尔·福柯吗？毕竟，经常有人这样指责：知识分子从事的批评什么都没有达到。

福柯：首先，我对“什么都没有达到”这个要点作出答复。数以百千计的人们都致力于提出某些在今天实际上被提出来的问题。说这什么都没有做，这是完全错误的。你们认为在 20 年前，有关精神疾病与心理学正常状态（la normalité）之间的关系问题，有关监狱的问题，有关医学权力的问题，有关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等……就像今天被提出的那样被提出来吗？

另一方面，并不存在改良（réformes）本身。改良不是空穴来风，并不独立于那些进行改良的人们。我们不能不考虑那些将要掌管这个改造（transformation）的人们。

因此，尤其是，我并不认为我们能将批评与改造、“理想的”批评与“现实的”改造对立起来。

批评并不在于说事情并非其所是的那样好，而是在于看到人们所接受的实践是基于哪些类型的明证性（évidences）、熟悉性（familiarités）、获得的和非反思性和思想方式。

必须避免把社会神化为唯一的现实场所，不再把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中那个精华部分即思想当作虚无的东西。思想存在着，远在话语体系和话语大厦的外部，深藏在话语体系和话语大厦的内部。思想是通常隐匿自身的某物，但思想又总是使日常行为生气勃勃。甚至在最愚蠢的惯例中，也总是存在着一丁点儿的思想，甚至在沉默的习惯中，也总是存在着思想。

批评在于把这种思想从隐匿处驱赶出来，并设法改变它：表明事情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显而易见，这样进行表明使得被我们接受为自不待言的东西不再自不待言。作批评，就是使太过轻易的姿态变得艰难。

在这些条件下，批评（而且激进的批评）对任何改造来说都是完全必不可少的。因为作为仍处于同一个思想方式内，且只是某种使同一个思想更好地适应事物的现实的方式，改造将都只是一个表面上的改造。

相反，从人们开始不再能像人们通常的那样思考事情那时起，改造就同

时变得非常迫切、非常艰难并且完全可能。

这样，就不会有批评的时候，不会有改造的时候，就不会有人做出批评，不会有人作出改造，就不会有人被锁藏在一种难以达到的激进主义，不会有人被迫对现实作出必要的让步。事实上，我认为深层的改造工作只能在一种自由的并且总是被永久批评所鼓动的气氛中进行。

埃里蓬：但是，您认为知识分子在这种改造中必定拥有一种程序控制者的作用吗？

福柯：一个改革只产生于一个存在着冲突、对抗、斗争和抵抗等的过程中……

一开始就告诉你自己：因此，我将能完成的改革是什么？我认为，这并不是知识分子所要追寻的一个目的。恰恰因为知识分子在思想秩序中工作，所以他的作用是弄明白思想的解放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实施这样一些改造：它们是如此迫切，以至人们渴望作出改造；它们是如此难以做出，以至于它们深深地处于现实之中。

重要的是使冲突变得比简单的利益对抗或简单的制度障碍更为明显、更为根本。一种新的力量关系必定产生于这些冲突、这些对抗，这种新力量关系的暂时轮廓将是一个改革。

如果未曾有思想活动作为其基础，如果某些思想方式，即某些行动方式实际上未曾被改变，那么，无论改革的设想是什么，人们都会知道这种设想将被种种行为方式和那些总是保持不变的惯例所吞并、消化掉。

埃里蓬：在参与了大量的运动以后，您已有点后撤了。您还将再次参加这样一些运动吗？

福柯：每当我设法从事一种理论工作时，它都是基于我自己经验的种种要素：这些要素总是相关于我看到在我周围展开的那些过程。恰恰是因为我认为我承认在我所见的事物中、我所探讨的惯例中和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发生的那些断裂（des craquelures）、低沉的震荡（des secousses sourdes）和功能丧失（des dysfonctionnements），我才着手进行一项工作，着手写作自传的某些片段。

我并不是一个隐退的而今日想再次服役的行动主义者。我的工作方式并未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我所期望于我的工作方式的，就是它将继续改变我。

埃里蓬：人们说您是极其悲观的。听了您讲，我更认为您是乐观的吗？

福柯：有一种乐观主义在于说：嘿，无论如何，情况都不可能更好了。而我的乐观主义却在于说：那么多的事情能被改变，那么多的事物能像其所是的那样脆弱，那么多的事物与其说是因必然性、明证性、不可避免的人类学常项而联系在一起，还不如说因偶然性、任意性、复杂而短暂的历史偶然性而联系在一起……你们知道，说我们要比我们以为的更加新潮（récents），这并不是一种把我们所有的历史重负都压在我们双肩上的方法。而是，这种说法是把那我们所难以理解的一切之最大可能部分都交由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能做的那个工作来处理了。